

学林|资讯

← (上接3版)

此处指程小青) 大部分的作品是高出一般水准之上的, 即比之前代的柯南道尔及今代的亚伽莎克里斯丹 (Agatha Christie) 诸氏所作亦可毫无愧色。尤其在这寂寞万状的中国侦探小说之林中, 他的‘独步’真是更为难得而更可珍重了。”从翻译、刊登作品, 到写文章评论、推崇, 《新侦探》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中国介绍和引进阿加莎作品的最为重要的文学平台。

美中不足的是, 阿加莎的侦探小说以长篇最为精彩, 但《新侦探》可能是囿于杂志版面或译者的时间精力, 所选择翻译、刊登的都是阿加莎的中短篇作品, 唯一一部长篇《古剑记》(即《罗杰疑案》) 在仅连载两期后便随着杂志的停刊而不了了之, 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新侦探》对于阿加莎长篇侦探小说译介缺失的遗憾在另一本侦探文学刊物《大侦探》上得到了弥补, 在《大侦探》第二十期至第三十六期(其中第三十期、第三十五期两期未刊登, 1948年5月1日至1949年5月16日) 上, 连载了阿加莎的长篇小说《皇苑传奇》, 即《罗杰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署名“英国亚加莎·克里斯丹原作, 姚苏凤译”, 让中国读者比较完整地阅读到了阿加莎的长篇佳作。而在《大侦探》第二十期上《皇苑传奇》首次连载之前, 译者姚苏凤还写了一篇

名为“译者前记”的长文, 颇为详细地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平和创作予以介绍和评价, 文中说道: “当代侦探小说作家中, 作品最丰富声誉最崇高者, 首推亚加莎·克里斯丹 (Agatha Christie) 女士。在她的小说里的那个比利时籍的大侦探, 名叫包罗德 (Hercule Poirot), 曾被英美批评家称为‘福尔摩斯的最理想的继承者’。他自己说他所凭借的侦探工具乃是他的‘小小的灰色细胞’ (little grey Cells), 这就是说他是完全靠着他的思索和推断来解决一切疑难的问题的——从这一点看, 其实, 我们还应该承认他比福尔摩斯更智慧, 更高强。因为, 在克里斯丹女士的笔下, 包罗德从不相信那些手印或脚印, 烟蒂或烟灰之类的‘证据’, 他更从不利用那些密室或机关, 化妆或跟踪之类的‘方法’, 他的一切都是‘常识以内的’, 然而他又永远叫你迷惑, 只有在他自己给你说明了以后你才能够恍然大悟。同时, 他的探案里永远有着一群有趣的人物, 一簇诡奇的情节, 高潮总是层出不穷的, 结局总是出乎意料的——它精致, 它完美 (Perfect), ‘福尔摩斯探案’的确‘相形见绌’了。”这是民国时期极为罕见的系统地评价阿加莎的文章, 作者姚苏凤将阿加莎置于“一方面继承柯南道尔, 一方面又超越柯南道尔”的崇高地位上, 在当时可谓“惊人”之语,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西方侦探小说发展史, 姚苏凤当时的理解和

评断确实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姚苏凤从长篇小说翻译到写文章确定阿加莎侦探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对于阿加莎介绍和推广的努力功不可没。如果说《新侦探》是民国时期翻译和介绍阿加莎的最重要的文学平台, 那么姚苏凤就当之无愧地堪称“民国阿加莎引进第一人”。

而在《大侦探》上后续连载的《皇苑传奇》文前, 译者和编辑还会很贴心地将前文故事背景和梗概以“索引”概要的方式写出, 以供读者阅读理解上的方便。此外, 笔者还在《大侦探》第二十一期、二十二期连载的《皇苑传奇》文前发现一行文字“大侦探保留本篇版权及电影戏剧上演权”, 和现在文学IP的版权保护和影视孵化颇有类似之处, 只是不知道后来国人有没有将《皇苑传奇》搬上戏剧舞台或者电影荧幕。

除了《新侦探》和《大侦探》以外, 以“恐怖、刺激、神秘和惊奇”为特色的《蓝皮书》杂志上也刊载过一些阿加莎侦探小说的翻译,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痴情人》外, 还有《口味问题》(包罗德探案) (原名为 Four and Twenty Blackbirds, 现通常译作“二十四只黑画眉”, 为波洛系列作品之一) 和《女神的腰带》(包罗德探案) (原名为 The Girdle of Hyppolita, 现通常译作“希波吕特的腰带”, 为波洛系列作品之一)。在《女神的腰带》前, 译者卫慧也对阿加莎的主要长篇侦探小说作品及其在西方侦探小说界的地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提及了阿加莎笔下“包罗德探案”、“马波尔小姐探案”和

“派克潘先生探案”三大侦探小说系列, 并称阿加莎为“英国侦探小说界的女王”。

此外, 在1947年《乐观》杂志创刊号上, 还刊载过《波谲云诡录》, 署名“英国名女作家 Agatha Christie 原著, 程小青译”, 该小说原名为 N or M?, 现通常译作“桑苏西来客”或者“谍海”, 是民国时期极为少见的“汤米·塔彭丝夫妇探案”系列作品之一, 颇值一提。可惜的是, 1947年的《乐观》杂志仅一期后便下落不明, 当时的中国读者自然也无缘得见这个“汤米·塔彭丝夫妇探案”后续故事的精彩了。

虽然本文爬梳、列举了不少民国时期翻译的“阿婆”作品, 但相比于阿加莎当时的创作总量和她在英美所获得的名望地位, 实不及其十一。阿加莎最为重要的长篇侦探小说大都没有翻译和介绍, “阿婆”在中国民国时期的译介与传播远不能尽如人意。尤其相比于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从单篇到全集的一再重译, 这位侦探小说女王的遭遇可以算得上有几分寂寞和冷清了, 所以民国阿加莎最为重要的译介和推荐者姚苏凤在《红皮书》第四期(1949年)发表的《欧美侦探小说书话》一文中, 就颇为阿加莎感到不平。他认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读者仍然将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奉为神明, 而忽略了之后欧美出现的更为优秀的作家作品, 实在有些可惜。他在文中说道:

我所奇怪的是: 近年来欧美侦探小说界中几位第一第二流的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反而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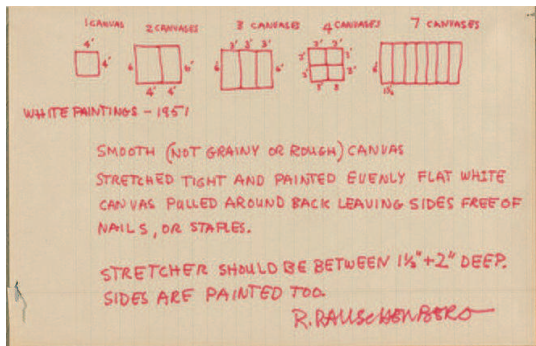
有人有系统地介绍过, 如英国的陶绿萃赛育丝, 亚伽莎克里斯丹, 和约翰·迪克逊·卡以及美国的伊勒莱昆, 雷克斯史托脱, 答歌尔汉密脱, 梅白尔茜兰等等; 无论以他们, 更多的是‘她们’的作品的质或量来说, 实在都很有可观; 而且他们的作品中的侦探的才能也无不‘自成一家’, 不但超过了前人的成就而且把侦探小说的写作技巧发展到了另一阶段。

……

我所尤其不解的是亚伽莎克里斯丹的一直被放弃 (还是最近一年内, 才由我开始介绍了她的两种旧作)。……她的包罗德探案出版者已册余种, 由我的经验来批判, 我要说是‘最好的最合理的侦探小说’; 其中有几种, 简直还是‘前无古人’之杰作, 她笔下的侦探包罗德是一个比国人, 也纯粹是依凭心理学 (在她的作品里是被她称为‘小小的灰色细胞’的) 来测勘案情的。她的作品以情节曲折而结构谨严著称, 在今天的英美两国, 显然已经成功了侦探小说作家中的‘第一人’, 出版界尊之为‘侦探小说写作者之才艺最高的女主’, 即此可见其声势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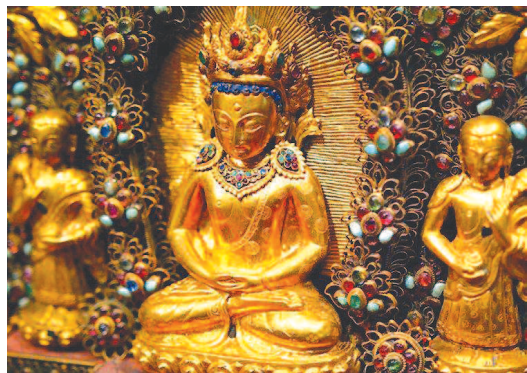
在将近70年前, 姚苏凤等民国文人、译者不断写文章向中国读者隆重推荐这位世界侦探小说巨匠, 而在70年后, 本文也希望通过对民国时期阿加莎译介、引进历史的一点梳理, 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侦探小说女王”是如何一步步走入中国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 并成为人尽皆知的文学经典的。

艺术资讯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最近收到一份大礼——来自吉尔伯特和里拉·希维尔曼夫妇收藏的800件艺术档案。这批收藏涵盖了20世纪30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 包括先锋派音乐家约翰·凯奇上世纪50年代为电视节目“威尼斯之声”原创的乐谱, 小野洋子的22份绘画纲要、波普艺术代表人物罗伯特·劳森伯格的代表作之一《白色绘画》(1951)的唯一现存草图文稿(上图)等。MOMA方面称, 这一系列独特收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伟大艺术家的特殊旅程”。

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MCA)近日宣布, 将于2月24日推出“劳丽·西蒙斯: 大相机/小相机”回顾展, 并为受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游客降低票价。劳丽的艺术创作注重揭示性别、种族等方面的不平等, 而MCA的门票新政为“薪酬弱势者”提供比原票价15美元降低3美元的门票福利。3美元的差额折算成百分比后, 大体也反映了美国女性遭受的工资“折扣”。这项门票新政旨在提高对于职场中薪酬差距问题的重视。下图为劳丽·西蒙斯作品《橙色和绿色休息室》(2004)



著名艺术收藏家克罗夫夫妇的后人日前向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捐赠了2300万美元及其整个亚洲艺术收藏, 以支持该校建造一座以已故的特拉梅尔和玛格丽特·克罗夫夫妇名字命名的新博物馆。该家族拥有不同历史时段的1000多件亚洲艺术品。特拉梅尔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 多次到亚洲出差, 逐渐对亚洲艺术产生兴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逐渐积累了大量藏品, 包括一尊6英尺高的明朝佛像和大量中国玉器。上图为收藏品之一, 19世纪佛像。